

May Sarton

海边小屋



The House
by the Sea

[美国] 梅·萨藤 / 著
杨国华 / 译

海边小屋



「美国」梅·萨藤／著
杨国华／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边小屋 / (美) 梅·萨藤 (May Sarton) 著; 杨国华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9.4
(梅·萨藤作品)
书名原文: The House by the Sea
ISBN 978-7-5447-7569-4

I.①海… II.①梅… ②杨… III.①日记-作品集
—美国—现代 IV.①I71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270450号

The House by the Sea by May Sarton

Copyright © 1995 by May Sarton

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Russell & Volkening, Inc., a subsidiary of Massie & McQuilkin
Literary Agents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9 by Yilin Press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7-526号

海边小屋 [美国] 梅·萨藤 / 著 杨国华 / 译

责任编辑 李浩瑜
装帧设计 胡 萏
校 对 李 娟
责任印制 颜 亮

原文出版 Norton, 1995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
邮 箱 yilin@yilin.com
网 址 www.yilin.com
市场热线 025-86633278
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印 刷 恒美印务(广州)有限公司
开 本 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印 张 8.5
插 页 4
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7569-4
定 价 42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, 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前言

一九七三年五月迁入海边这所住宅后，心里琢磨着要记日记，记下对这里的最初感受，我生活中发生的重大变化的新鲜记忆。然而有一年半时间，我被一种强烈的意愿驱使着：在讲述此地生活之前，先默默品尝它。几个月以来，海水是那样平静，如同一剂镇静剂。这使我不时在想，我是否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，永远不会写作了。《独居日记》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在讲述我内心的痛苦。是幸福不易表达，还是人在幸福时很难有什么欲望去归纳日常发生的事情？我脑海中开始被几年前读过的东西缠绕着，大意是日本人在和平时期只描画扇子。

那么我又为什么要搬迁，离开纳尔逊以及那里的朋友，离开那使我懂得了那么多的村庄，离开那“山丘之家”——唯一属于我自己的房子，离开那我洒了那么多汗水、辛勤耕耘了十五年的园圃？那么为什么在我生活的某一阶段，谨慎而为才是明智之举的情况下搬进一所比原来大得多的房子里？

做出如此重大抉择是基于直觉，而不是理智。这当中

机缘起着部分作用……当初也是偶尔的机缘令我停留在纳尔逊。那还是在十五年前，我徒劳地在海边寻找房子——寻找海边一处私密的住处，周围要有一片空地，可这样的房子都超出了我的经济能力。现在想来，我意识到离开纳尔逊的决定其实在我心里已酝酿有一年多了。我知道是该离开那里了，是该彻底改变我生活的时候了。

当然这样做是有原因的。我的房子坐落在村里的公共草地上，太显眼。去年有很多陌生人找上门来，我感到像住在博物馆里，成了公众好奇的目标——也许是奉承，但实在难以应付。如果拒绝那些来访者，我心存内疚；但邀他们进屋我又觉得遭到了侵犯。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朋友奎克和珀里·科尔均已去世，他们是我在那里结交的两个主要朋友。当然最为直接的原因是，在纳尔逊的最后两年，我个人经历了一场令人难忘的痛苦，那房子本身时时让我感到忧伤。

尽管如此，如果不是一次特殊的机缘，不是那特殊的友谊为这重大转变敞开了方便之门，我也许还会继续待在那里。是守护神一直在保护我吗？看来如此。一九七一年四月九日，我的朋友玛丽-莉·斯马特和贝弗莉·哈勒姆从缅因州奥甘奎特来纳尔逊，为贝弗莉的回顾展取她的单版画。她们极为兴奋，因为刚在约克海边买了一个旧庄园，正计划在礁石上造一所现代化的房子。两人生动地描绘着庄园里开阔的田野、礁石、海滨、池塘、一片沼泽地，庄园后有大片树林，她们还把照片拿给我看。我倾听着。之后我告诉她们我心情抑郁，好像生命走进了一条死胡同。那时贝弗莉眼里闪

闪发亮，说道：“再瞧瞧那幢老房子。”我仍然不解其意。她们曾提到庄园里有一幢房子，可我不曾真正留意过。所以我再一次看那照片。一幢用木瓦盖的、有多扇窗的房子，坐落在一个山坡上。房子背靠高大树林，从那里越过漫漫田野，可以眺望大海。

“为什么不到这里来住，跟我们租这房子，在此安居下来？”

我当时吃了一惊。即使我可以搬迁，我敢吗？在这一切之后我又怎能离开纳尔逊？难道我真要这么做吗？

我打算到那里去看看。当我站在宽阔的露台上，四下眺望那无垠、平和的田野一直延伸至闪光、宁静、蔚蓝、宽阔的大海时，便不由自主地做出了决定。我不得不过来。开始倒不是这房子，而是那景致别有魔力。毕竟斯蒂文斯夫人——我小说中的一个人物，此人物有些像我——觉得大海才是她最终的灵感。

有两年时间我梦想着这种变化，卖掉纳尔逊的房子，到此地开始新的生活。在第二年年底，我把房子卖给南茜和马克·斯特雷奇夫妇。卖给他们最适合。他们年轻，决定在乡村生活，在那里抚育孩子。这样的村庄正是他们所企盼的。马克那时是一个墙柜学徒木匠，打算把谷仓改造成一所木工房。

与此同时，我不停地到怀特诺尔去，测量靠墙书架的尺寸，把屋外大走廊改造成屋内的一部分以便放置那比利时老式家具，在书房内铺上黄地毯（可以使我常常想起纳尔逊的

黄色地板),又为很暗的厨房挑选漆料,体验置身于宽敞空间的感受。埃莉诺·布莱尔建议我把那个大飘窗改造成一个花卉窗台。这一改,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得多。它看上去真像一个小温室,一年四季鲜花常开。最初在这些宽敞、阳光充足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时,我关心的是我的工作室安置在哪儿。最后当我爬上三楼时,我即刻觉得那便是我的工作室。房间镶嵌着柔和的棕灰色木板,屋檐下的几扇小窗一边俯望着延伸至大海的田野小道,另一边则可看到树梢,这是由于房子坐落在山坡高处的缘故。

“那小道……”

如果说这里有许多不可抗拒的魔力的话,那么其中之一便是那弯曲延伸至大海的小道。小道始于门前草地上的青石板,穿过两大片松林,然后蜿蜒伸展到冲浪台。六月间它穿过盛开的百合花丛,盛夏时走进高草深处,九月中没入遍布的金针紫菀。放眼望去,这一切弥漫着一种神话般开放又神秘的气氛,使每到此地的人不由得想要探究一番。这是这里的标志,大概也是前房主安妮·罗伯特的特征。

她来到此地后,在住宅两翼扩建了与房子连在一起的游廊,垒筑了大露台和石墙,种下花草树木,围起园圃,使相当朴实的住宅变为气派的“避暑之舍”。无疑又是她安装了落地窗,围起了弯弯曲曲的栅栏,搭起了六月时爬满白色、紫色铁线莲的凉亭。大概也是她,在房子后栽种了松树、云杉、铁杉及橡树。这样一来,房子背靠一片小树林,上有绿荫遮蔽。

她的存在无处不在,一种完全充满仁爱的存在。我在

想，如果她知道又有人在耕耘她的园圃，栽种球茎、牡丹树、杜鹃花，使园圃生机勃勃，她一定会很高兴的。她爱这地方，她对这里的爱以及这里带给她的欢乐一直在感染着后来者。

从一九七三年五月搬过来没几天起，我就知道“我悄然溜进这宽阔的地带，这妙趣横生的世界，这令人惊异的天然乐园与栖息之地，就像一条船驶进了它停泊的港湾”。然而在一年半之后，我才觉得写日记的时候到了。原本想记载我在这里的快乐，但记日记不能计划在先，不能随意愿而记。我预料不到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五年之间，我会失去三位多年的老朋友。我也不可能知道一九七五年春，我喉咙会突然感染，差点造成严重后果。这样日记就成了从欢乐开始，到后来以接连不断的悲哀和疾病的打击结束，尽管主题仍是围绕大海、海边小屋以及海边园圃。

最初决定来这里的时候，我同时做出了另一个重大决定，要带一条狗来。这是我的第一条狗。这里远比在纳尔逊的住宅要偏僻得多。第一年我到这里会是独自一人，因为玛丽-莉和贝弗莉的房子正在建造中。而狗，正好能和我做伴。这同时我喜爱上了皮克斯，是住在纳尔逊公路不远处弗伦奇家的一条喜乐蒂牧羊犬。我恳求他们等它下了小崽时，让我抱一条。这样塔玛斯就走进了我的生活。它三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和我一起生活，晚上睡在我旁边，白天我工作时，它在我书桌旁边的小围栏里玩耍。六个月时，它和我一起去学校。这样到我搬进这住宅时，它已变得很乖顺了。

我对有关狗的一切完全无知。我曾喜欢上一条很特别

的狗，即塔玛斯的妈妈。但对这类狗的品种，除了知道它们漂亮敏感外，其他我一无所知。幸运的是，喜乐蒂牧羊犬天生是看守者，而不是猎狗。所以塔玛斯可以随时到外面去，很安全，即使我外出半天，它也绝不会跑丢。它还看守布兰波，那最后一只我在纳尔逊驯服的野猫。对它来说，这汪汪叫的小狗的到来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有三个星期它都不到我的床上来，大部分时间待在外边。但塔玛斯却学乖了，它不再汪汪叫了——那天下午布兰波蹲在我旁边沙发上，塔玛斯走近它，很安静，那情景多么动人。我亲眼看见了这一幕，眼看它想要叫出来，然后抑制住了。那一天有那么一阵子，它们身挨身地坐着，然后一点一点地，很快成了朋友。

每天早晨完成案头工作后，我们都会在中午前一起出去散步。穿过树林，在土路上顺着沼泽地绕一大圈，然后回家。晚上它们俩都睡在我床上，布兰波想进来时，就从窗户进来，然后常常是天不亮就又钻了出去。有了动物，独居生活便有了一种特殊的内涵，鲜少孤独。布兰波和塔玛斯为我带来安慰和快乐。

生活中还有一位家庭成员每月来逗留一两天，即朱迪丝·马特拉克。我们在剑桥一起住了许多年，现在她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市的养老院。三十多年来，她一直是我家庭生活中最亲近的成员。尽管她心智衰退，不再记得我们的欧洲旅行以及我们在纳尔逊度过的每一个夏天，但没有她在，就不会有圣诞节和感恩节，我会觉得像孤儿一样。在这部日记中我也记载了对生活中亲密伴侣年迈衰老的体验。

在怀特诺尔海边生活的岁月里，我的生活变得开阔，而不是狭小了。不仅是这里的房子比在纳尔逊的更大更舒适，而且我的生活也改变了。在工作中认识的许多朋友的来访滋润了我的生活。这些朋友多年来一直写信给我，最后总算会面了。这些新老朋友来自南达科他或俄亥俄，路经此地，顺便来访。每个人迟早都会到缅因州来的！我设法每次只见一个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每一次会面都不是泛泛闲谈，而是对生活的真正交流，这样单独见面会比见一群人效果要好一些。然而大多数时间我仍是一人清净地独居。没有长时间的独自一人生活，尤其是在冬天来客很少的情况下，我就不会有任何产出，也就不会去敞开接受外界的赐予。独居取代了那强烈专注的个人恋情，在纳尔逊时那强烈的情感甚至把所有的空间都占据了。独居，像细水长流的爱情，随时间的推移愈发深沉，我深信即使我自身的创造力消失了，它也不会令我失望。独居是我走向终点之路。

怀特诺尔

1976年10月

海边小屋

1974年11月13日,星期三

终于开始记日记了。我住在约克已有一年半了,为此地美丽的景致所倾倒,但一直未想记日记,直到今天才开始。也许是在欧洲时(十月中旬去那儿待了一个月),什么事撞击了心灵。好长时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放唱片,诗句正在萌发。有两年了,我不能听音乐,因为在纳尔逊的最后两年如同地狱,打开那扇门会令我痛苦不堪。然而从定居这里的第一天起,我一直很快乐。自那以后,每到黎明我便起床观看日出。

生活中我被一种强大的魅力所吸引,即大海的魅力。但某种程度上,它所呈现的并非是我所想象的。我想象中的大海的魅力是波涛起伏,潮起潮落。但从窗内望去,我看不见礁石或是海岸线。越过田野,远眺大海,根本意识不到什么波涛,也感觉不到它在起伏。相反,我却沉浸在田野、海洋柔和的景致中。没有什么压力,这是我记忆中最为快活的一年(毕竟我还设法写了一本短篇小说)。

冰箱里放着几罐鸢尾和水仙花球茎。先把它们冷藏一两个月,然后再移到窗台上,那窗台真像一间小温室。此刻

小温室看上去很美，一枝白色的樱草，三枝秋海棠，其中一枝鲜红，一枝淡绿，另一枝橙红。晨光洒进来时，这些花透明晶莹，流光溢彩。

有一年多，猫咪斯克朗布一直跟着我。这样朱迪从养老院来看我时，她就会看到她的老猫咪在欢迎她。搬到纳尔逊之前，朱迪和我有两只花斑猫姐妹，斯克朗布是其中一只。后来搬到纳尔逊，它们每年夏天都到我那里做客。

斯克朗布性格一直很乖僻，常常不见其踪影，神秘疏远，一抱起它，它便暴怒异常，却又渴望着爱抚。在我认识的所有猫咪中，它那双金眼睛看人看得最深。那眼神好像是人与人之间的对视。它在这房间里出没无常。它待在我三楼书房里——害怕布兰波和塔玛斯，它们也就不再上三楼去了。这样我工作时，它和我待在一起，但我明白我给它的爱是不够的，它需要更多的爱，需要像布兰波和塔玛斯一样和我睡在一起。为此它一直使我忧虑，我对它的牵挂远比我自己意识到的要深得多。

上星期六，我不得不把它处理了。它不吃东西已有些日子了——看兽医吃药也无济于事——所以我才做了那艰难的决定。离开兽医诊所，我没有料到心中的悲哀火山般爆发了。我哭泣不止，连账单都忘了付，不得不又返回去。回来的路上，我开车时几乎看不清方向。我感到心被撕裂了。

从各方面说，一只动物的死去比一个人的去世更糟。我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。一定程度上，这纯属于个人的内在及内心私密，是一个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，一种完全的依赖

关系。开车回来时我不住地想，这一切都属于我的内心情感，这悲哀我解释不清，也不愿向任何人解释。此刻，六天以后，我开始感受到一种巨大的解脱。清晨五点时不再被从楼顶上传来的不耐烦的喵喵声吵醒：“快起来，我该吃早饭了！”不必再因为它吃食很挑剔，得把一盒一盒吃剩的猫粮扔掉，也不必再费力地提着猫砂爬上三楼。然而，最重要的是，心头不再对它有那沉重的牵挂了。它是欢宴中的幽灵，除了它，这里其他的一切都快活。

然而，唉，我的猫咪，我希望再听到你那罕有的呼噜声，渴望你那柔软的小脑袋再次轻轻地靠在我怀里被爱抚着。

近两年来，我目睹了太多的衰落，在欧洲时，那些八九十岁的朋友们，我也在和他们依依道别。也许我如此痛哭是因为斯克朗布成了这一切的象征——我们必须见证他人和自己无能为力的衰朽，年复一年。一个人该如何面对这些？

11月16日，星期六

宁静的黎明。首先看到太阳鲜艳的橙黄色光线洒在我的写字台上，坐起身来，看见地平线上红日刹那间跃出。一切都是那样寂静，片刻工夫，突然一个浪头打破了寂静，那轻

轻的呼啸使我吃了一惊。

两天前，我感到格外的轻松自在，因为我把回来后堆在桌上的烦人的东西大部分都处理了。我所做的一切带来一种解脱的畅快。然而生活总得受打扰，理查德·亨利，唯一神教派牧师前一天晚上来了。他走后，我再没有回到那种感觉。

我和理查德·亨利见过几次面，我们一直都有联系，但这次我很困惑。他显出某种虚弱，心中保留着什么，好像我们不论谈什么总不得要领。我感到那位我遇见的善良、富有想象的人不是真的，那真实的人变模糊了……但这是什么造成的？职业责任感？人们生活的沉重感？

我猜想动物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我们和它们的关系很简单。我们的反应直截了当，它们也同样如此。昨天我们散步到礁石处，布兰波突然兴致勃发，尾巴急急地甩动着，跃入空中，塔玛斯瞧见了，便冲过去和它竞赛！多么快活的一幕！像往常一样，塔玛斯使理查德·亨利很开心。它真可爱，那热切的注视，对爱抚的渴望使每位来这儿的客人都立刻感受到欢迎和尊重。

我才又发现了尤金妮亚写的信。她是我的一位智利朋友（一位精神病学家），在伦敦我和她有过两次触及心灵的交谈。我要再读一遍这封信。信中结尾部分使我充满感激。三十年来，我们一直是朋友，但由于大洋阻隔，我们最近见面不多。智利人民的痛苦让她心焦，她常与难民们保持联系。她与家人的离散使她痛苦，其中有些亲人服务于智利军政府。

她说：

以后你会认识到这趟旅行都做了些什么。你所不知道的是这趟旅行在我们之间所起的作用。

当我最初看到你时，我没想到有那么多自我仍然存在着，仍然活着。那是感情的迸发。一个人不敢触及的那部分自我依然存在，比以往更富有活力。我明白我的另一部分也活着，那是因为我的工作。好像一种发声的乐器，乐器的大部分每天都被敲击着，但只有需要用的时候才会这样。一个人的头脑总围着困惑在转，体会到了自己的情感，也就懂得了病人的心情。这与需要时允许自己被触及，同时做出反应的情况并不同。由于失去太多，我以为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。有一年时间我不能听音乐，一连几个月我拒人于门外。我不愿接近人，也不想让人侵入我因失去而正在修复的内心。就个人而言，我真以为我从此不再爱人们了。然而我却仍然爱着。那是一种非常美好的情感，对此我非常感激你。阅读你关于伊娃·列·高丽安¹的文章，我发现我的工作和剧院工作有许多相似之处：沉默，意味深长的持久、强烈的沉默；在恰当的时间使用恰如其分的措词

1 伊娃·列·高丽安(1899—1991)，美国舞台剧演员。